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神话学文库  
叶舒宪主编

刘曼◎著

MAGIC WAND OR SHADOWS  
THE GOLDEN BOUGH AND ITS INFLUENCES IN THE WEST

# 魔杖与阴影

《金枝》及其在西方的影响研究



非·外·借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神话学文库  
叶舒宪主编

# 魔杖与阴影

《金枝》及其在西方的影响研究

MAGIC WAND OR SHADOWS  
THE GOLDEN BETCH AND ITS INFLUENCES IN THE WEST

刘曼◎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图书代号 SK17N119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魔杖与阴影：《金枝》及其在西方的影响研究 /  
刘曼著. —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7.9

(神话学文库 / 叶舒宪主编)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  
基金项目

ISBN 978 - 7 - 5613 - 9517 - 2

I. ①魔… II. ①刘… III. ①《金枝》—影响—  
神话—研究—西方国家 IV. ①B9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36162 号

魔杖与阴影：《金枝》及其在西方的影响研究

MOZHANG YU YINYING:《JIN ZHI》JI QI ZAI XIFANG DE YINGXIANG YANJIU

刘曼 著

---

责任编辑 梁 菲  
责任校对 张旭升  
封面设计 田东风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20mm × 1020mm 1/16  
印 张 20.75  
插 页 2  
字 数 322 千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13 - 9517 - 2  
定 价 78.00 元



---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029)85307864 85303629 传真:(029)85303879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 “神话学文库”编委会

主 编

叶舒宪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昌仪 王孝廉 王明珂 户晓辉

邓 微 田兆元 冯晓立 刘东风

苏永前 李永平 杨庆存 杨利慧

陈岗龙 陈建宪 徐新建 高有鹏

高莉芬 唐启翠 萧 兵 彭兆荣

朝戈金 谭 佳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 “神话学文库”学术支持

上海交通大学文学人类学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比较文学研究中心

中国神话学会

# “神话学文库”总序

叶舒宪

神话是文学和文化的源头，也是人类群体的梦。

神话学是研究神话的新兴边缘学科，近一个世纪以来，获得了长足发展，并与哲学、文学、美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心理学、精神分析、文化创意产业等领域形成了密切的互动关系。当代思想家中精研神话学知识的学者，如詹姆斯·乔治·弗雷泽、爱德华·泰勒、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恩斯特·卡西尔、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特、约瑟夫·坎贝尔等，都对 20 世纪以来的世界人文学术产生了巨大影响，其研究著述给现代读者带来了深刻的启迪。

进入 21 世纪，自然资源逐渐枯竭，环境危机日益加剧，人类生活和思想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大转型。在全球知识精英寻求转变发展方式的探索中，对文化资本的认识和开发正在形成一种国际新潮流。作为文化资本的神话思维和神话题材，成为当今的学术研究和文化产业共同关注的热点。经过《指环王》《哈利·波特》《达·芬奇密码》《纳尼亚传奇》《阿凡达》等一系列新神话作品的“洗礼”，越来越多的当代作家、编剧和导演意识到神话原型的巨大文化号召力和影响力。我们从学术上给这一方兴未艾的创作潮流起名叫“新神话主义”，将其思想背景概括为全球“文化寻根运动”。目前，“新神话主义”和“文化寻根运动”已经成为当代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影响到文学艺术、影视、动漫、网络游戏、主题公园、品牌策划、物语营销等各个方面。现代人终于重新发现：在前现代乃至原始时代所产生的神话，原来就是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文化之根和精神本源，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独特遗产。可以预

期的是，神话在未来社会中还将发挥日益明显的积极作用。大体上讲，在学术价值之外，神话有两大方面的社会作用：

一是让精神紧张、心灵困顿的现代人重新体验灵性的召唤和幻想飞扬的奇妙乐趣；二是为符号经济时代的到来提供深层的文化资本矿藏。

前一方面的作用，可由约瑟夫·坎贝尔一部书的名字精辟概括——“我们赖以生存的神话”（Myths to Live by）；后一方面的作用，可以套用布迪厄的一个书名，称为“文化炼金术”。

在 21 世纪迎接神话复兴大潮，首先需要了解世界范围神话学的发展及优秀成果，参悟神话资源在新的知识经济浪潮中所起到的重要符号催化剂作用。在这方面，现行的教育体制和教学内容并没有提供及时的系统知识。本着建设和发展中国神话学的初衷，以及引进神话学著述，拓展中国神话研究视野和领域，传承学术精品，积累丰富的文化成果之目标，上海交通大学文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神话学专业委员会（简称“中国神话学会”）、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达成合作意向，共同编辑出版“神话学文库”。

本文库内容包括：译介国际著名神话学研究成果（包括修订再版者）；推出中国神话学研究的新成果。尤其注重具有跨学科视角的前沿性神话学探索，希望给过去一个世纪中大体局限在民间文学范畴的中国神话研究带来变革和拓展，鼓励将神话作为思想资源和文化的原型编码，促进研究格局的转变，即从寻找和界定“中国神话”，到重新认识和解读“神话中国”的学术范式转变。同时让文献记载之外的材料，如考古文物的图像叙事和民间活态神话传承等，发挥重要作用。

本文库的编辑出版得到编委会同人的鼎力协助，也得到上述机构的大力支持，谨在此鸣谢。

是为序。

# 序 言

## 《金枝》与“金枝学”的再研究

徐新建

《金枝》被誉为人类学在西方的奠基作,当然更是文学人类学的开创经典。我们这些在改革开放“新时期”较早接触文学人类学的中国学人,几乎都从阅读《金枝》的汉译本起步,尽管至少对我而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感觉其艰涩难懂,不知所云。直到后来陆续拜读了叶舒宪、彭兆荣等学友关于《金枝》的精彩评述,才日益理解这部重要经典的真正价值,了解到是在《金枝》的启示下,中外学界从神话和仪式角度研究文学才蔚然成风。<sup>①</sup>如今回想起来,兆荣兄论述中的一段引文尤其令我印象深刻,他强调:

现代人类学和现代主义文学之间的关系强烈地互动,而这种强大的撞击力正是来自诸如艾略特的《荒原》和乔伊斯的《尤里西斯》等对弗雷泽《金枝》借用的提示。<sup>②</sup>

在思潮汹涌、激动人心的80年代,几乎每一个参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员都称得上是文学青年,而几乎没有哪个文学青年不着迷于艾略特、乔伊斯这样的西方现代文学先驱。因此,当读到连这些大师都为之追随的“超大师”,岂能不肃然起

<sup>①</sup> 叶舒宪:《神话-原型批评的理论与实践(上)》,载《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

<sup>②</sup> 彭兆荣:《再寻〈金枝〉——文学人类学精神考古》,载《文艺研究》1997年第5期。原文引自马克·曼加纳罗主编:《现代主义人类学:从田野到文本》,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16页。



敬？于是在各界学人的推波助澜下，大陆学界掀起了文学和人类学相关联的《金枝》热。然而对于刘曼这样的后继者而言，如何在已经掀起的一阵又一阵《金枝》热之后以其为对象再做研究并能有所推进，却成了明显难题。

难题没使刘曼退却。为能让围绕《金枝》的汉语研究有所创新，同时也为自己的学位论文顺利通过，她利用自己出身于英语专业的优势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将重点集中于《金枝》在西学中的影响与评价，也就是聚焦于我称之为“金枝学”的再研究。这样，一旦把关注对象由《金枝》延伸至“金枝学”，便一方面为更全面深入地理解《金枝》开阔了视野，同时也为远在东亚的中国学人提供了进一步了解《金枝》在其源生地产生、传播及其多重反响的延伸背景，从而使《金枝》的文学与人类学意义在中西方跨文化的学术空间上有了更丰富的关联。

经过对大量几乎全部来自外语原文资料的爬梳分析，刘曼借隐喻手法，巧妙地将西方世界的“金枝学”归纳为既关联又对立的两大取向或派别，即她用作自己书名的“魔杖”与“阴影”。“魔杖”的提法出自弗雷泽好友 A. E. 豪斯曼 (A. E. Housman)。其把《金枝》比喻为“人类学的魔杖”(the magic wand of anthropology)。如果说“魔杖”说代表对弗雷泽及其《金枝》的赞誉，“阴影”说则体现了挑战者对《金枝》的质疑和反叛。反叛者的早期首领有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他们挑战弗雷泽在人类学界的奠基地位，攻击《金枝》缺乏扎实的田野实证，不过是安放在“摇椅”上的书斋之作。在后来的评论者看来，马林诺夫斯基与布朗的做法是企图以“弑父”方式对弗雷泽取而代之。在他们之后，又一位名叫奥尔布赖特·丹尼尔 (Albright Daniel) 的学者在 1973 年把《金枝》的影响喻为一种“阴影”(Shadows of The Golden Bough)，抨击弗雷泽及其追随者约翰·维克里等人对《金枝》的赞誉。另外一些学者如埃蒙德·利奇、罗伯特·阿克曼等则认为随着岁月流逝，《金枝》在西方学界的作用已日渐衰落，不是变为“镀金的小树枝”便是成了“搁浅的鲸鱼”。

对此，刘曼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通过梳理辨析，她认为如果事实真像利奇等人所说一样的话，《金枝》应该早被湮没，然而：

事实恰恰相反，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它依然能绽放出金色的光芒，或

许已经不再那么耀眼,然而,经过时间的沉淀,却似乎多了一份氤氲之感。也许玛丽·贝尔德所言不虚,“其重要性不再是它说了什么,而在于它是什么”<sup>①</sup>。

刘曼的结论是:因此,“魔杖”也好,“阴影”也罢,我们需要对西方学界有关《金枝》及其影响批评的主要问题域和限度进行反思,以利相关问题的深入理解与认识。

我认可这样的推论。

刘曼于2010年考入四川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录取专业虽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但学位论文的选题方向却是唯有川大才有的新兴学科文学人类学。三年多后,刘曼获得博士学位并回到湖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继续任教,在担任英语系主任等繁重事务及教学工作之余,认真修改博士论文。如今这部以《金枝》和“金枝学”为聚焦、在我看来对梳理文学人类学学科史十分重要的著作即将出版,作为指导老师,我乐意为之作序,以此见证又一位文学人类学年轻学人的成长、成才。

---

<sup>①</sup> Mary Beard, “Frazer, Leach, and Virgil: The Popularity (and Unpopularity) of the Golden Bough,” *Modes of Comparison: Theory and Practice*, Aram A. Yengoyan (ed.),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6, pp. 178 – 179.

# 目 录

导 论 / 001

## 上编 《金枝》本体研究

第一章 弗雷泽的思想渊源与学术旨趣 / 024

第一节 弗雷泽与苏格兰知识传统 / 024

第二节 弗雷泽与进化论人类学 / 041

第三节 弗雷泽的古典学旨趣与人类学写作 / 057

第四节 弗雷泽的人类学观念与方法 / 073

第二章 《金枝》重要主题观念的来源与表征(一) / 093

第一节 人类心智发展三阶段论 / 093

第二节 禁忌 / 103

第三节 图腾 / 112

第三章 《金枝》重要主题观念的来源与表征(二) / 123

第一节 神圣国王 / 123

第二节 神话与仪式 / 134

第三节 替罪羊 / 144

## 下编 《金枝》在西方的影响、研究与论争

### 第四章 《金枝》在西方的传播与影响 / 154

第一节 继承与批判:《金枝》与现代主义人类学 / 154

第二节 渊薮与流变:《金枝》与神话-仪式理论 / 176

第三节 亲和与影响:《金枝》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 / 195

第四节 启示与借鉴:《金枝》与20世纪文学批评 / 216

### 第五章 《金枝》在西方的批判与研究 / 233

第一节 《金枝》:“扶手椅上的人类学家”之写作 / 235

第二节 《金枝》:人类学“语境之外”之虚构 / 243

第三节 《金枝》:人类学“魔杖”之魔力 / 251

第四节 《金枝》:“知识百科全书”之象征 / 261

### 第六章 《金枝》在西方的影响流变与论争脉络 / 268

第一节 “金枝”抑或“镀金的小树枝” / 268

第二节 人类学“说服性虚构”抑或“写文化”人类学文本 / 278

结 语 / 287

附 录 / 295

参考文献 / 305

## 导 论

本书主要对英国著名人类学家詹姆斯·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的重要作品《金枝》及其在西方的影响进行研究。

20 世纪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发展的基本趋势主要是，学科之间的界限和壁垒逐渐被打破，呈现出明显的相互借鉴、交叉、跨越、整合之势。如今，“破疆域化”“去除界限”<sup>①</sup>已成国际学术发展的基本趋向。这种趋势的形成当然并非一日之功，如果要对其进行溯源的话，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甚或更早。如 19 世纪中期兴盛一时的比较神话学就是借鉴了早前语言学的成就（印欧“语族”说）而兴起，并取得了卓然成就的；比较神话学又不仅为当时的人类学提供了方法论的启示，也使神话问题成为人类学异域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成为了解他者文化的一把重要钥匙；人类学的勃兴又为当时的古典学、考古学、神话学、历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等等。进入 20 世纪以后，心理学、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学等主要社会科学学科之间的借鉴、对话、交叉甚至是融合现象愈来愈凸显，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学科之间人为划分的壁垒和界限可能仍然存在，但社会科学的“开放”趋向已是大势所趋，任何画地为牢、故步自封的做法都是自设藩篱，局限了自身，并且与知识全球化现实难以接洽。

总的看来，20 世纪人文社会科学内部发生了两次重要转向，即语言学转向和人类学转向。如果说前者主要是通过对现代哲学研究的影响从而影响了诸多现代社会科学的话，那么后者则主要是指人类学理论、视野和方法向其他学科的渗透，或者说是反向借鉴和吸纳，并对这些学科知识观念的转型起到了一定的导向作用。与此同时，就人类学自身的历史发展来说，其本身也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了一次转向，即从其 19 世纪中期兴起以后的“人的科学”逐渐转向为随后的“文化阐释学”。<sup>②</sup> 社会科学的人类学转向和人类学自身转向不但不冲突，而且相得益彰，为人文学科在 20 世纪后期的跨越整合发展之势产生了重

<sup>①</sup> 叶舒宪：《文学人类学与比较文学》，载《百色学院学报》2008 年第 6 期。

<sup>②</sup> 叶舒宪：《文学人类学教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42 页。

要影响，从一定层面上来看，这可以看作人类学之于社会科学发展的贡献。

如前所述，人类学对其他领域的影响实际上在其兴起后不久即已开始，古典学、神话学、宗教学等学科首先受惠于人类学，随后波及文学、心理学、哲学、文化研究等领域。在人类学的历史上，杰出的人类学家当然不在少数，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1832—1917）、博厄斯（Franz. Boas，1858—1942）、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1884—1942）、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1908—2009）等都是熠熠生辉的人类学大师，不仅在人类学领域内建树颇丰，甚至也在自身之外的学科领域中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然而，就人类学成就向其他学科领域渗透的时间、范围、深度、历史等因素而言，最有影响者非詹姆斯·乔治·弗雷泽爵士——一位颇受争议的人类学家——莫属，他用去了大半生时间不断进行扩充、修葺的皇皇巨著《金枝》，尽管毁誉参半，却不仅被奉为“人类学的《圣经》”，而且自问世起，就开始在人类学领域之外产生广泛的影响，古典学、宗教学、神话学、文学、心理学、文化研究等概莫能外。美国著名宗教学家包尔丹如此评价《金枝》：“在20世纪初年，它几乎在现代思想的每一个领域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人类学到历史学，再到文学、哲学、社会学，甚至是自然科学”<sup>①</sup>。实际上，与其说《金枝》在其自身领域之外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有所减弱，还不如说它仍以一种隐在的方式产生着一定的影响，如就人类学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自身转向而言，实际上也与《金枝》的诗学传统潜流相关。

在各门学科都在为自己的存在寻找学理依据和合法性的今天，比较文学在追溯自身历史时，通常会将历史追溯到1886年英国人波斯奈特所著的《比较文学》这一标志，但很少有人注意到早前十多年问世的《原始文化》以及四年后出版的人类学著作《金枝》的意义，特别是后者。比较文学与人类学，二者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却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如它们的宏愿都是希望超越我族中心主义观念，通过比较方法，加强对自身之外其他民族文学或文化的了解，即不愿再拘囿于欧洲中心主义的视域限制、将目光投向他者以增强对他者文学文化的理解，便是他们的共同初衷。然而，早期的比较文学虽然提倡跨文化、跨语言、跨民族的文学概念和文学比较研究，希望践行“世界文学”或“总体文学”的信念，实际上却一时很难走出欧洲中心主义的窠臼，并且仍拘囿于学院派的文学概念和研究传统。而此时的人类学，特别是偏重于文化研究的一支

<sup>①</sup> 包尔丹：《宗教的七种理论》，陶飞亚、刘义、钮圣妮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

(文化人类学),却不自觉地将世界范围内的“原始文化”纳入其视野和研究范围之内,包括与文学有着紧密而直接关系的神话、语言、宗教等文化事项,正如泰勒的《原始文化》研究的内容就力图包括“原始文化”的风俗、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等各个方面。因此,文化人类学也时常享有“比较文化”的别称。而弗雷泽的《金枝》,更是以俯视全球的目光试图对世界范围内的原始文化现象进行比较研究,特别是试图通过对“野蛮”人、古希腊罗马社会、文明欧洲乡村地区之间的文化现象进行比较研究,已经远远超越了当时比较文学的宏愿和诉求。更为重要的是,《金枝》全球视域下的比较神话学研究和建树之于文学研究的启迪意义,不言而喻。

在泰勒关于文化的著名定义中,囊括了文学、艺术和宗教等人类精神现象的诸多方面:“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sup>①</sup>。根据这一定义,文学艺术与“文化”的关系显然属于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如泰勒重点讨论的神话显然就属于文学艺术的范畴。由于人类学家研究的主要是“原始文化”,不仅使神话成为理解“原始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而且,与神话密切相关的传说、故事、歌谣、宗教、仪式等精神现象自然也被纳入到文化研究的范畴之内,共同构成了人类学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相对于传统的以文字为载体的精英文学研究来说,人类学文化研究中的文学艺术概念要丰富宽泛得多。这不仅使人类学家将文学艺术置于“文化”之中进行整体研究成为可能,也为人类学对文学研究的“入侵”和“渗透”<sup>②</sup>之合法性提供了理论基石。

此外,人类学家通常使用比较方法来进行文化比较研究,这也是文化人类学研究时常被冠以“比较文化”研究之别称的原因。这样,当人类学家从“比较文化”的角度考察和分析不同族群的文学现象时,往往就超越了过去“国别文学”“世界文学”的范畴,而上升到“人类学文学”或“文学人类学”层面,从文学认识人类学并从人类学反观文学了。<sup>③</sup>

在社会科学的跨越、整合已成现实的今天,文学与人类学之间相互借鉴、贯通、整合研究所具有的优势和丰硕成果无须赘言。以至有中国学者认为,就比较文学的视域追求和研究旨归而言,可以将其与文化人类学之间的界限打通,

① 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连树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② 徐新建:《文学人类学:中西交流中的兼容与发展》,载《思想战线》2001年第4期。

③ 徐新建:《文学人类学:中西交流中的兼容与发展》,载《思想战线》2001年第4期。

其交叉和融合的部分，即可名为“文学人类学”，并可以此替代昔日的“世界文学”与“总体文学”等术语。<sup>①</sup> 此种呼吁在当下也许仅限为一种诉求和夙愿。然而，其根基和背景却在于文学人类学如今已成一门显学的现实，特别是在中国，其成就已经足以令教育部门将其批准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

在回顾文学与人类学如何交集的历史时，即在寻找文学人类学的学理依据时，人们发现，二者的交集始于《金枝》。也就是说，文学受益于人类学，主要是始自《金枝》——《金枝》对20世纪的文学观念、实践、批评、研究方法、研究视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果说作为人类学鼻祖的泰勒的文化定义，或者说通过对文化人类学研究范畴的界定，为人类学“入侵”文学研究提供了合法性基础的话，那么，弗雷泽则通过其《金枝》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比较神话研究对这种“入侵”进行了极大程度上的推进。<sup>②</sup> 因此，探寻文学与人类学如何交集的历史，应该将目光投向《金枝》。

然而，由于《金枝》的贡献不仅仅限于文学领域，也对20世纪诸多社会科学都产生了复杂影响，而且这些学科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相通之处，不可能将其中的某些关联和影响截然分开。与此同时，由于《金枝》在西方的境遇和地位十分复杂，毁誉参半，相关问题并不为中国学界所熟知。因此，本书以《金枝》及其在西方的影响为研究对象，拟以《金枝》对西方人类学和文学的影响为重点，兼及其在其他学科领域的影响，对其在西方的影响进行爬梳和研究，以期加深对这部学术大作之意义、影响、境遇、地位的认识和理解。

詹姆斯·乔治·弗雷泽是英国人类学家、古典学家、历史学家和评论家。1854年生于苏格兰西部城市格拉斯哥（Glasgow），1941年卒于剑桥，因其生前曾受封为爵士，因此也时常被尊称为詹姆斯·乔治·弗雷泽爵士。作为一位典型的书斋人类学家，弗雷泽终生笔耕不辍，著述无数。其主要作品包括：人类学著作《金枝》（*The Golden Bough*）、《图腾制与族外婚》（*Totemism and Exogamy*）、《〈旧约〉中的民俗》（*Folk-Lore in the Old Testament*）和《原始宗教中对死者的恐惧》（*The Fear of the Dead in Primitive Religion*）等等，古典编纂评注作品《希腊纪行》（*Description of Greece*）等。其中，《金枝》无疑是弗雷泽一生最重要的作品。<sup>③</sup>

---

① 叶舒宪：《从“世界文学”到“文学人类学”——文学观念的当代转型略说》，载《当代外语研究》2010年第7期。

② 徐新建：《文学人类学：中西交流中的兼容与发展》，载《思想战线》2001年第4期。

③ 有关弗雷泽生平和写作较为详细的介绍，请见本书附录弗雷泽简传。



《金枝》的写作可以说是用去了弗雷泽大半生的时间和精力，它从最初1890年首版时的两卷本，扩充到1900年第二版时的三卷本，再到1911—1914年三版时的十二卷本，可谓是卷帙浩繁；由于颇受欢迎但皇皇巨著对普通读者而言不便阅读和携带，弗雷泽又亲自将十二卷本的《金枝》精简为一卷本，于1922年出版；并且在他晚年八十二岁高龄之时（1936）且双目失明的情况下，通过口授秘书，完成出版了《〈金枝〉补遗》（*Aftermath: a Supplement to The Golden Bough*）。<sup>①</sup>对于弗雷泽的一生来说，《金枝》就宛如一颗时时吸引着他的北斗星，无论他的研究转向哪里，他似乎都会出自本能地回向它。可以说，弗雷泽作为人类学家的地位主要是由《金枝》奠定的，而其“现代人类学奠基之父”<sup>②</sup>“列维-斯特劳斯之前最具声誉的人类学家”<sup>③</sup>等声誉也主要是由于《金枝》而获得的；而《金枝》本身也获得了“人类学的史诗”<sup>④</sup>“向公众阐明了人类学要义并加深了公众对人类学的理解”<sup>⑤</sup>等地位和赞誉。

然而，作为一部对20世纪诸多社会科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人类学大作，《金枝》由于其作者弗雷泽本人并不为后世所充分了解以及作品本身的缺陷问题，而在学界饱受争议。而且，《金枝》本身的一些主题和观念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免显得有些过时，以致人们时常疏于对其进行梳理和辨析，其对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影响的途径、方式、表征等问题，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厘清，这不仅与其对社会科学的贡献明显不对等，而且也与社会科学如今的“破疆域化”“去除界限”发展趋向不相适应，更不用说对人类学之于社会科学之贡献的凸显了。

---

①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研究所使用的《金枝》文本主要以十二卷本的第三版英文原著为主，兼及其他版本原著，特别是节本和《〈金枝〉补遗》。而弗雷泽本人依据十二卷本精简而成的节本在国内有中译本，其中由徐育新、汪培基、张泽石翻译，刘魁立审校的译本，是本人在本研究中重点借以参考的《金枝》节本的中文译本。本书所涉及的或者所引用的《金枝》文本原文以第三版为主，而此版的内容存在诸多与节本内容重合的情况，由于徐译本译文之经典很难被超越，因此，在涉及相关相同或相近文本内容的翻译时，在进行自己的理解和翻译的同时，本人参考了徐译本的相应译文。在此特别说明，并表示对徐译本的谢忱。

② 从总体上看，尽管弗雷泽的人类学研究在西方引起的争议较多，但基本上都承认其本人作为“现代人类学奠基者”的地位，如马林诺夫斯基、I. C. 贾维、玛丽·贝尔德（Mary Beard）等人。

③ Mary Douglas, “Judgments on James Frazer,” *Daedalus*, Vol. 107, No. 4, Generations (Fall, 1978): 151-164.

④ Robert Fraser, *The Making of The Golden Bough: The Origins and Growth of an Argument*, Basingstoke and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0, p. 212.

⑤ 《金枝》曾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间得到普通公众的青睐甚至是追捧，不少时人如简·赫丽生（J. E. Harrison, 1850—1928）、马林诺夫斯基等以及后来的论者如罗伯特·艾伦·阿克曼（Robert Allen Ackerman）、乔治·斯托金（George Stocking）等人，都认为《金枝》曾经在公众中的流行，起到了向公众阐明人类学要义、加深公众对人类学的理解的作用，为人类学（于普通公众而言，人类学在当时属于一门新学科）知识的普及做出了贡献。